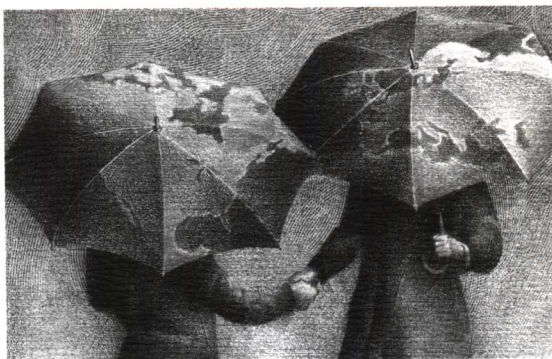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

The Second Axial Age Series

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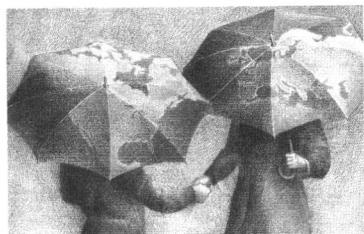
Jesus and the Other Names

[美] 保罗·尼特 著

王志成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美] 保罗·尼特 著
王志成 译

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

Jesus and the Other Names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美)保罗·尼特著;王志成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80123-909-9

I. 全… II. ①尼… ②王… III. 基督教-发展-研究 IV. 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4222 号

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

[美国]保罗·尼特 著

王志成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84037602(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数: 1—2000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640×960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50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23-909-9

定 价: 25.00 元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项目成果

总 序

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让我们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轴心时代”相提并论,可誉之为“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

在雅思贝斯首先提出的“轴心时代”,世上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例如在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在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在伊朗有祆教的开创者琐罗亚斯德,在中国则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佛陀释迦牟尼降生……他们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世界各地涌现。借用雅思贝斯的话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雅思贝斯把人类这些全面的改革称为“精神化”。

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也正在酝酿一系列巨大的变革。已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全球时代”(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也有人称之为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文明时期”(威廉·麦戈伊:《文明的五个纪元》)。这两个称呼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相互关联的两大特征:一是人

类生活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和支配人的日常生活。前者很大程度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的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但事情并不停留至此: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甚至更加意味深长的特征,那就是雷蒙·潘尼卡所称的“多元论困境”,或者池田大作所说的“负面重力”。他们觉察到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威慑,都是这种危机的表达。从消极方面说,这种危机使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招致全球毁灭;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却将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

由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预想另一个轴心时代,另一个将全盘转变人类生活的时代,对它,“第二轴心时代”是一个准确而合适的名字。

综观第二轴心时代在人类意识领域的一系列“轴心式转变”,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些新意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等等。这些意识事实上并非全都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相反,可以说它们大多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就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只是处于压抑状态或边缘地位,但在今天特定的现实状况下,它们得以凸显出来并得到了发展。从深层次来看,第二轴心时代的来临并非空穴来风,它的种种新元素并非仅仅在今天才有。毋宁说,这些元素只是在今天获得了一个凯遒斯(kairos),一个特别合适的契机,它们的涌现既偶然又必然。

第二轴心时代的凯遒斯在客观条件上已经十分成熟,但其主

观条件,从目前来看却是大大滞后。旧生活的惯性极大,即便在重重迫在眉睫的压力之下,人类还是倾向于不管不顾地按照旧模式、老方式生活下去。

为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一场自觉的精神运动。属于第二轴心时代的一些新意识,如前面所提的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今天在文学、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各个知识领域都已有不少表达。在中国,就文化学及宗教学领域而言,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光沪、杨慧林,北京大学的汤一介、乐黛云,浙江大学的王志成(释弘智/Anselm Wang/Krishna Ananda Wang)、思竹等,在诸宗教/文化的对话、关系和未来等主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近年来,宗教文化出版社与浙江大学的王志成和思竹等人的合作,已出版宗教学的几部重要著作,如“宗教间对话之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家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空与光明》;普世神学家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等等。

然而,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的行动还需要一种更大的热情、一个更明确的主题。这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启发了我们:2004年3月,世界一批学者在美国时代广场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名为“第二轴心时代犹太—基督教的未来”,为迎接第二轴心时代而对我们人类的生态要务、伦理要务、信仰形态、智慧形式等进行全面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决定合作推出一套丛书,并命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第二轴心时代”一语引起人们对这个时代全面的重新审视和评估,唤起人们以一种新的、迎接的目光打量这个时代,并以一种合适的、相应的方式回应她的挑战,最终促成这个时代的诞生和成

长。

第二轴心时代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开放的、有待创造的时代,其具体形态如何依然是未知的。因此,此套丛书也是尽可能开放,广泛容纳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预想、揣测和回应。事实上,她本身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愿她与时代共成长!

是为序。

王志成 陈红星

2006年6月于北京

致中国读者

本书问一个许多人认为不应该问的问题：基督徒可以坚持耶稣的名，而又不贬低其他宗教领袖和奠基者的名吗？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基督徒可以肯定耶稣是救主，而不暗示佛陀不是救主吗？耶稣的追随者可以宣称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同时又准备学习其他道路、真理和生命吗？概括地说，我们在谈论副词：“确实”意味着“只是”^①吗？——即，为了向所有人宣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确实已经拯救了这个世界，基督徒必须坚持上帝只是在耶稣基督里完成之？

许多基督徒会说，这样的问题完全是“禁区”。根据他们的看法，“只是”和“确实”一样属于基督教的核心。说耶稣是一个拯救之名，这要求一个人说他的名是唯一的拯救之名。（徒4：12）宣称他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就是坚持只有一个这样的中保。（提前2：5）梵蒂冈信理处的红衣主教约瑟夫·拉津格（Cardinal Joseph Ratzinger）最近提醒神学家和基督徒：“唯一性”属于耶稣，他是救主、上帝之子；那些质疑耶稣是否是唯一的、最后的、不可超越的世界之救主的人不再可能称他们为基督徒。耶稣是“绝对的救主”，这对基督徒是一个绝对真理。

① 亦译作“唯一”、“只有”等。——译者注

然而——然而，这种关于耶稣独特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基督徒的心灵。对这样的问题试图保持沉默的教会领袖就如父母让他们的孩子在让人恐惧的暴风雨中闭上双眼。忽视或者压制问题，问题并不会消失。

本书提出的各种理由表明，关于传统对耶稣独特性或者特殊性的理解这些紧迫的问题，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并且必须睁开眼睛，打开心房。它声称，当今基督徒必须检讨并修正他们传统上谈论耶稣独特性的方式。它继续提出一些具体的方式，根据这些方式可以进行这样的修正，而又不放弃相信和跟从耶稣基督所蕴涵的核心内容。无论读者可能怎样想所提出的这些修正，我都希望他们会同意有必要做某种修正。

自该书英文版最初于1996年出版以来，在地理-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它越发重要——实际上使得它越发紧迫——基督教和其他所有宗教一道开始质疑它们拥有唯一的或者最后的或者优越于其他所有宗教的真理之宣称。自9·11以及之后的事件以来，世界已经证明了暴力多么容易以宗教的名义得到辩护和执行。不管一个人和邪恶的恐怖主义还是和邪恶的帝国主义作战，不管是基督徒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还是穆斯林奥斯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人们都以上帝/真主的名字宣称与邪恶战斗。所有灵性传统的神秘主义者和奠基者所要的宗教是为了提供个人与社会和平的道路，但它非常容易成为战争机器顺利而果断通行的道路。政治暴力非常容易地成了宗教暴力——一旦这样做了，它就变得越委身、越残暴。

学者们和信徒们都在问为什么会这样。宗教为什么可以如此容易从一种和平异象变成战争的武器？对这一问题一个最为常见的回答必定和“宗教真理宣称”有关。学者们已指出“绝对真

理”多么容易成为“暴力真理”。当一个宗教共同体相信它已经得到或者已经发现唯一的或者特许的或者优越的真理之道时,当一个宗教认为终极的上帝要整个世界成为其共同体的成员时,那么,这样一个宗教也容易断定它拥有传播或者保护自身的特殊权利。如果这样一个宗教共同体感受到威胁,它就会自然地断定上帝要他们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捍卫自己,因为它不仅仅在捍卫它自己,而且在捍卫上帝拣选的真理和拯救的工具。这样一种宗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上帝在战斗。当一个战士感到他是在为上帝战斗时,他可以变得极其勇敢——并且变得极其残酷。

任何宣称拥有“唯一的和仅有的”或者“最后的和优越的”真理的宗教,其危险性都莫不如此。我并不是说这样的信念必定导致暴力;我是说它们容易导致暴力。只要看看历史就清楚了。艾萨克·伯林(Isaac Berlin)向我们做了解释:

就个体和群体(或者部落,或者国家,或者民族,或者教会)而言,没有比这样的信念更有害了,这信念就是:他,或者她,或者他们拥有唯一的真理……相信只有自己是正确的,只有自己拥有不可思议的眼力看到真理,其他人如果与自己不一致就不可能正确,这是可怕的、危险的傲慢。这让人确信:对一个民族、教会或者全人类有且只有一个目标,并且只要达到目标,经历多少困难都是值得的(尤其就其他人而言)。^①

于是,我们似乎在彼此争斗的历史中已经到了一个关头,宗教徒必须承认宗教对于暴力起了多大作用——绝对的真理宣称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样的暴力。所有宗教,不仅仅基督教,都必

^① Isaac Berli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45.

须重新检讨并改造它们要成为“唯一的”或者“最好的”宗教这样的宣称。

在本书中,我尝试在基督教共同体中,并且为了该共同体,做这一工作。在书中我尽可能仔细地、尝试性地探讨基督徒如何可以继续相信并宣称上帝确实存在但不仅仅在耶稣里启示并拯救人。我试图表明,像他们朝上帝可能在其他宗教中所做和启示的东西开放一样,基督徒可以全然委身于耶稣。我希望表明,真正理解耶稣的独特性就是向上帝的普遍性开放。因而,耶稣是向其他道路开放的道路。

4

尤其高兴的是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东西现在可以提供给中国读者了。我这样说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目前西方经济和政治“强国”很清楚,中国正快速成为它们中的一员。我和中国国内外的许多人一样希望,中国将以旨在促进所有人以及全球福祉的方式运用其不断发展的力量和影响力。这样的理想如果得到宗教价值观的激励和维护则会更加可能、更加充满希望。中国基督徒必定帮助提供这样的宗教价值观;但只有当中国基督徒自行修正并改革传统基督教认为只有基督徒才拥有唯一的或者支配性的宗教真理这一宣称之时,他们才能够这样做——他们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宗教和平。

我对这一中文版如此高兴的第二个理由是,和许多西方基督徒一样,我预料在亚洲基督教共同体中这种新的基督教改革确实会到来——并处于这一到来的进程之中。在他们处于“少数派状态”时,在他们处于如此众多的其他存在已久的、崇高的传统中努力理解他们的宗教身份时,在他们试图成为他们佛教、道教、儒教朋友的“好邻居”时,中国基督徒和其他亚洲基督徒一道充分准备好改革并再次阐明基督徒如何可能在一个宗教多元的世界里谈

论“基督的独特性”。^①亚洲基督徒知道他们必须，所以他们能够，在他们向其他宗教方式开放的同时委身于基督。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浙江大学王志成教授。他不但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译者，而且是一个已经鼓励我对中国人说话、向中国人学习的同行和朋友。通过此书，以及通过这样的朋友们，我希望这一东西方会谈继续下去，并结出果实。

保罗·尼特

2004年8月于美国沙勿略大学

^① 参见 Tom Fox, *Pentecost in Asia: A New Way of Being Church*, Maryknoll: Orbis Books, 2002.

前言

哈维·考克斯

如 1996 年头几个月我开始挑明的那样,我意识到如今我已经有了三十多年基督教神学的教学和写作生涯。在这三十多年中,有两个紧迫的运动动摇了我,并要求我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的神学。第一个运动是解放神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它最初就如来自南方新鲜却令人不安的风一样袭击着我。第二个运动就是基督教对其他信仰的回应,它就如更柔和却持续不断的微风,开始宣称大约十年后我所关注的东西。它们都提出了难以克服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针对“传统神学”,而且针对我自己的工作,我的工作在许多方面是非传统型的。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和这两个高要求的运动作斗争。二者都鼓舞人心、纷繁复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我越来越明显的是,它们所要求的最困扰人心的理智检验就是它们如何彼此关联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前途尤其渺茫,有些年我差不多绝望了,认为没有其他人和我共同分担这一困惑。接着我遇到了保罗·尼特的作品。不过,让我从头说起。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我首次遇到解放神学,那是在我的《世俗之城》一书出版之后,该书很快就被翻译成了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但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它受到来自拉美神学家如秘鲁的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乌拉圭的路易斯·胡安·塞瓜度(Juan Luis Segundo)的强烈回应。古铁雷斯甚至邀请我去利马天

主教宗座大学做讲演,这是非天主教神学家首次去那里做讲演。但他和塞瓜度——尽管赞赏我——对我的著作也都颇有微词,并且不久我就很清楚,他们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理解世俗化问题。他们不是从怀疑论的“现代人”角度,而是从穷人和边缘人的观点来理解它。我依然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并很快被卷入早期激烈的解放神学运动之中。我完全相信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有希望的神学运动了。为此我花了一个夏天在墨西哥学习西班牙语,然后一年又一年地回到巴西、阿根廷、尼加拉瓜、墨西哥学习更多的解放神学。我也开始在哈佛大学就这一主题开设课程和研讨班。

最初没有几个学生感兴趣,实际上也没有英文材料给他们阅读。在我的第一次研讨班上,有九个学生。然而,现在二十五年过去了,在学院、神学院里有数千人学习各种形式的解放神学,包括韩国民众神学、非洲神学、拉美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发端于所谓印度“不可接触者”的“达里特”神学等等。也多亏奥比斯图书出版公司所做的大量劳动,学生们可以从它那里获得大量材料。几乎不用置疑的是,尽管最初学术界和教会官员都拒绝解放神学,但它对整个神学界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然而,在讲授这些课程的同时,我也感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日益增长的信仰间对话之中,以及基督教神学家正根据宗教多元论重新思考基督教神学的努力之中。部分原因是哈佛大学校园里有一个世界宗教研究中心,该中心每年带来各大灵性传统的学者和实践者(有男有女)在我们中间进行教学和生活。有些人,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开始听我的解放神学课程,而我自己发现试图和他们一道思考从他们自己传统的资源中引出的类似的神学会是怎样的。像保罗·尼特一样,我也遇到过

给人印象极佳的佛教徒,包括在反越战中遇到的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hn)。20世纪70年代中期,丛吉姆·川帕·林朴奇(Chogyam Trungpa Rinpoche,我是在他在哈佛大学作讲座时相识的)邀请我在科罗拉多州博耳德的纳罗帕研究所上一个夏季的基督教课程。在落基山脉之麓(这让川帕想起他所爱的家乡),我在给以佛教徒为主的学生上一门非常强调解放神学的基督教课程之时,我沉浸在藏传佛教中。它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宗教。

在此,既在我的教学中,也在我的写作中,麻烦在于我似乎参与在两个全然不同的会谈中。大致说来,与我谈论解放神学问题的人对信仰间对话毫无兴趣。有些人甚至弃之为一种奢侈或者消遣。可以理解,他们非常关心无家可归者、挨饿者所受到的不公正的伤害,以及如何基于他们的苦境来接纳基督教的洞见。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时间关心这样的问题,即在多元宗教的世界里对做一个基督徒可能有趣但却不那么紧迫。

同样,与我谈论基督教宗教多元论神学的人有时把解放神学视为一种狭隘的、排他性的基督教运动,认为它对其他世界信仰的理解是单纯的或者幼稚的(或者甚至是无诚意的)。有些人怀疑它是同样久远的基督教必胜信念的一种更新、更好的伪装形式。我难得(无论什么场合)见到这两个圈里的人彼此关联。美国宗教学会会议上,这两个利益集团在不同楼层相会或者在不同的大楼里开会。这两个运动似乎处于两个分开的世界里。然而,我感到它们之间必定有某种联结,有某种将其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我仍然不能说这究竟是些什么。

于是,我看到了保罗·尼特的作品。我立即明白我在我的两难中并不孤独。我也看到了其他的东西。尼特始于《没有其他的名?》,继续经过《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以及各种论文和会谈,现在

在该书中达到顶峰。他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比我所能期望的要好——对“受难的他者”和“宗教的他者”的关切是互属的。还有,他已经表明它们彼此需要,其中一个没有另一个将是跛脚的、无能的。实际上,保罗·尼特是将两个似乎分离的神学建设之流结合在一起的主要人物。在这一事业中,完全无人可比。

尼特如何完成这一工作的?他似乎也被和我遇到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惑。但是,他以一种非凡的方法思考与实践。从圣言会的一个传道者开始,尼特就面对宗教差异性问题的,之后又遇到解放神学的律令。准确地说,他认为解放神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坚持:我们从穷人及其“怀疑的解释学”观点重新构想了基督教传统。尼特首次将这些洞见运用于所谓的诸宗教神学。下面的引文来自1988年出版的论文集《基督教独特性的神话》。它说明了他是怎样做的:

尤其传统诸宗教神学有多少基督论的基础(这个基础服务于掩饰或者原谅一个保持优越性的无意识的神学欲望,或者在文化和宗教上主宰、控制或者贬抑其他传统……)可以让其他文化和宗教臣服并剥削它们?

这里我们有些东西接近尼特神学方法的核心(“我思故我在”)。从那时起,我知道他是一个我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思想家。对我而言,在尼特从他早年强调基督中心,然后到强调上帝中心,再到最近作品中强调救赎中心的转变过程中,他的工作有了最独创的转向。这是关键,因为它指向未来。它促使我们集中于任何一个传统的目标、“奥米伽点”。它也是一种策略,使得参与信仰间对话的人都能够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探讨它。这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举措。

当然,救赎中心的框架对解放神学特别有吸引力。在解放神